

台湾新派武侠小说

卧龙生

血淚鴛鴦枕



1

阳春三月，莺飞草长，新绿蛇红，又美化了素以神秘相传的桃花源——湖南桃源城东南二十里。

一条悠静而澄清的溪流，满载柳絮和片片桃花，悄悄地淌向深远的幽谷，鳞波微掀，激起层层红浪。

两岸垂柳密排，宛如舞女长发，迎风拂荡，溪流西岸，是一望无际的桃林，红花盛放，形成一片花海。

桃林深处，却又是翠竹碧柳兼植，排列成似规则，而又不规则的图形，其中隐约间，现出鳞詹栉廓，可辨出是一所非常大的庄院。

这所庄院，不但平常之人，难得进入瞻览，就是武林中，一般顶尖高手，也不敢冒然前闯，因为，以前曾有过不少的江湖知名之士，希冀进入桃林，一探究竟，但俱是惨废而回或暴尸林中，以故，江湖上一提到湘北桃花源，均是摇首咋舌，大有谈虎色变之慨。因之，黑白两道，除了三数人，知道其中隐居是何许人之外，再没

有人了解桃林中隐藏些什么，故而大肆渲染传音，其中尽是阴森、恐怖，噬人的陷阱，直到现在，仍没有一个倚艺大胆之人，前往以身试探。

此刻，恰是酉正时分，红日西挂，暮夏喷丹，如血光辉，洒遍整个桃花源，与无垠花海交映，但见一片血光，灿烂闪烁，真是瑰美绮艳，然而，无形之中产生出一种恐怖慑人的气氛，令人望而生寒。

可是，就在桃林南端，一块空地之上，飞舞着一群人影，不知道有多少，只见黑鸦鸦一片，若似飞星磷跃，一个个似无空路一般，团团乱转，衣袂飘飘，长发飞洒，剑虹吞吐，掌风飒飒，兼而传出暴喝，娇叱，惨叫与金器交鸣之声。

看起来，里面什么人都有，包括僧侣，道士，尼姑，文生，妇女，劲装汉子，但奇怪的是，他们全施出本身绝艺，拼着性命向斗场中，一位蒙面妇人，与一个娇美如花的少女周身猛攻，当真是招招要害，式式致命。

这是武林中，空前未有的群打群殴场面，似乎在此时此地已摒弃了武林规矩，和江湖道义，其气势之雄，人数之多，就是当年华山较技，黄山论剑，也远不及这般情状，尤其人影腾纵之间，招术诧异凌厉，包罗各门各派，的确盛况惨烈已极。

群殴之人，虽难能断知其个别的路数，而在展其身手看来，无疑都是目下江湖中一等的高手，但为什么围斗那两个女子，则不得而知。

而那两个女子，虽被一群高手合攻，却毫无惧色，应

付裕余，挥掌递招，欺步踏宫，东撩西击，均恰到好处，身形宛似两只轻盈矫捷的蝴蝶，在敌人剑虹中掌影里，穿插飘忽，真是灵妙已极，可是，每一招递出，必是绝式杀手，而且翻掌振剑之际，总获到一点战迹——一声惨嚎和一蓬血雨，果真是百不爽一，其武学之高绝，招式之精奇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夕阳西沉，暮色迷朦，满月已冉冉东升。

斗场中人影仍在飞舞，空前的群斗，尚持续进行，然而，人数已少了许多，显然已接近了尾声，可不是，地上尽是滩滩血迹和横七竖八的尸体，此外，则有的正跌坐当地运功调息。

渐渐地人影的动态，已慢慢迟缓下来，剑虹失锐，掌劲渐弱，似已臻精疲力竭之境，那两个被围攻的女子，则犹如惊云奔电，招回式转，穿梭不停，而那蒙面女子，出手间尤其狠毒，着着猛攻，毫不放松，似有斩尽杀绝之意。

酣斗中，几声惨叫过后，人影又敛去几条，就在同时，倏闻一个洪亮的声音，发话道：“各位道兄，施主，且暂撤阵罢手。”

这一声有如焦雷般的吭喝，太过突然，顿时令全场为之一惊，跟着人影猛敛，各自跃出斗场，集聚一方听取发话人的下文，但一个个俱是气喘吁吁，面布杀气，满眼喷火侧视着那两个女子。

而那两个女子，对敌人这一蓦然措动，似不在意，只是鼻中冷哼一声，还剑入鞘，傲然玉立当地俏目含煞，深

注面前的敌人。

发话之人，乃是一位年届七旬的老僧，双目炯炯，白髯飘洒，见各人跃离战阵，当即一扫群众，迈步走向那两个女子身前一丈之地，朝蒙面女子竖掌为礼，道：“云霄施主，今日我们九大门派，遭此空前浩劫，许是天意使然，但已死者将含恨九泉，而未死者对今日之事，永不敢忘，誓必晓谕各派弟子，申雪此番血劫……。”

云霄冷笑一声，电目暴射寒光，插道：“我道你们各门正派的九大门户，武学如何高绝，原来集九派之精英，动员数十人所摆的“三绝六奇九宫阵”也不过如此，真是不堪我师徒一击，还说名门正派，领袖武林，真丢人现眼……哈……哈”

这云霄说话之音韵，真是如珠落玉盘，清脆美妙，而其笑声，则大大相反，锐尖而凄厉，震人心弦，有点近乎恐怖之声。

笑声未落，倏闻一声尖喝：“女魔，还我师父命来。”

人影一闪，快逾脱兔，直奔云霄侧方，长剑一挥银虹暴射，点向云霄左腋。

云霄冷哼一声，也不闪不避，待剑锋堪堪及肤，左臂倏伸，其快无比，中食二指已夹住剑尖，冷然道：“估不出你这毛头孩子，胆量倒不小，且说你师父是谁？”

“我是崆峒门下，师父是谁还用得着你问？”

答话的少年，口中边说，手则运力将剑往回拉，岂知如同蜻蜓点玉柱，难动分毫。

云霄闻言，侧首望了一下地上一具死尸，眼中陡现

异样光芒，向少年柔声道：“原来你是惠觉老道的徒弟，难得你有这番孝心，我来成全你，好吧！跟着你师父一道儿去！”

去字刚出口，只见她左手微振，“当”的一声，长剑齐中已被震断，接着顺手一挥，叱道：“回去吧！”

劲风涌处，那少年被她虚空一挥之力，竟震飞四五丈，群众一声惊呼，齐向那少年落身之地奔去，顿时喧声大起，喝骂不绝。

原来那少年，由鼻端至后脑，已贯入一只剑尖，而且胸襟粉碎，整个胸部下陷，血肉模糊，真是惨不忍睹。

那云霄站在原地未动，冷笑连声，柔声道：“哪一位再想报仇的赶快吧……哼，九大门派调教出来的人，全是窝囊废……。”

“女魔，小爷与你拼了。”

声未落，“嗖”，“嗖”，“嗖”，同时飞出来两男一女，三个少年，挺立云霄身前。

云霄轻声笑道：“你们三位也是要替师父报仇的么……那一派门下，快说……。”

这女人真奇怪，笑意还未收敛，顿即又厉声叱喝。

那三个男女少年，想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适才眼见其师辈们，动员数十人，会盟摆列大阵，不但未伤到人家，反而连自己师父在内，几乎全军覆没，如今竟毫不惧怕，微一昂首，坚决知道：“我是点苍门下，愿舍命为家师复仇……。”

“晚辈是华山门下，谨为先师效命……。”

“告诉你，我爷爷是少林派，掌门人的师叔，也是九大门派的总盟主，今天他老人家没有来，要不，你这恶女人早没命了，不过，姑娘今天也不放过你！”

这男女三少年，一按卡簧，霍地拔出长剑，眼看身形晃动，正待聊袂扑上。

倏见一条高大的灰影，凌空一闪而敛，拦在三个少年男女身前，却是适才喝令撤阵的老僧，凌目如炬，沉声音道：“三位小施主，你们这般行径，虽云孝义可嘉，各为师门报仇，但也需衡量自己的武学，是否能行，如逞匹夫之勇，无异以卵击石，尚望小施主们，小隐一时以全大谋。”

其中白衣少年，惨笑一声，接道：“悟尘大师说得极是，晚辈本应从命，只是今日之会，我点苍人马，已然悉数毁在这魔女之下，如今只剩晚辈一人，有何颜面返山？不如追随恩师于地下……。”

另外一少年又接道：“我华山派也损失惨重，二十八弟子下江南，一月不到，连先师在内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几乎殆尽，大师难道忍心阻止我们为本门效命？也许你峨眉派，今日十分侥幸……。”

那少年尚未说完，陡闻一声娇叱，全场俱是一惊，同时循声望去，正是云霄女魔，眼透杀机，举止异状，道：“我这里并非你们九派总盟之地有什么策谋和理论，应该回去再说，我现在限你们速即离开此地给你们一线生机，留着日后再来桃花源送死，快走！”

全场之人，被这恐怖的逐客令一催，顿即显得一片

零乱，似乎大祸就要临头，个个慌忙失措，想不到在场之人，都是名震江湖，称雄两道的豪杰，今日却显得狼狈而胆小，可见这群武林高手，与当前云霄女魔相比，真似萤火之比月亮。

他们并没有即刻走，只是畏缩在一起，因为他们到底是武林高手，不好意思被人一吓唬就走！何况悟尘大师尚未发令，是以，一个个瞪着包含慑怖的眼睛，畏惧地投向云霄，但每一个人，当接近她那凌厉的眼光，均不由自主地打一个寒襟，如果，要看到她那黑纱后面的脸色，将不知使他们怕成什么样子了。

云霄见这些未死的九大门派子弟，表情上虽现出惧怕的神色，畏缩在一起，但却没有离开之意，顿时心情激动，仰天长笑起来，声若夜枭，划破长空，而且声势慑人之极。众人一听到她这笑声，心中不由狂跳难制，血脉逆流鼓涨，全都面堆汗珠，状极痛苦，但她那笑声仍不断发出，似一气呵成，只闻到哈…哈…哈…抑扬不定的笑声，而那群高手，可惨极了，被她那震荡的音波，直冲得眦目裂嘴，举起双手乱抓自己胸襟不已，有的已被自己的利爪，抓得皮破血流，有的则倒地抽搐不迭，只有悟尘大师及几个内功深厚之人，跌坐在地闭目运功抵抗，虽是如此，也是涔汗不已，浑身颤抖。

这时，只有云霄身后那个少女，眨着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睨着那些被笑声震燥的各派高手，做出各种奇形怪状的动作，自在绽嘴巧笑不住。

少顷，笑声陡然停止，众人如卸千斤重荷，但仍是

萎缩不堪，显已精疲力竭，再一互相观看，彼此弃履碎衣的状态，真是又气又恨，有口难言。

众人方自错愕，又闻云霄沉声喝道：“你们是不是想弃尸我这桃花源，要命的还不与我快滚！滚，滚……”

她咆哮起来，更是令人心胆俱裂。

众高手又是一阵零乱，似乎这一刻之间，已废弃了他们深厚的武功，连使出身体未能挣扎的气力，也都非常困难。

悟尘大师见各派高手，落得这般惨状，直在摇头叹息，心知自己如不开口说走，他们是不敢擅离的，然而，就如此僵持下去，众人在云霄奇性怪癖之下，出手之间难保活命，果真如此下场，将来这樁公案，由于各派精英损失殆尽，如何能了？想想还是保留九派残余元气为要。

方待开口发令众高手离去，倏闻一声大喝：“女魔，小爷不惜一死，与你拼了。”

语音未落，一条人影已凌空跃起，直向云霄扑去，脚未着地已然银虹暴射，快如电光，向云霄当胸刺到。

云霄见银虹射到，轻笑一声，右袖微挥，发出一股阴劲向剑势逼出，只听“刷”地一声，剑身已被她衣袖裹个正着，顺势向前一兜，接着“呜”地一声，长剑被卷飞半空，同时一个身形也被挑出四丈。

所幸那人武功不弱，背脊贴地一挺，抬身站起，又向云霄扑去，口中恨声喝道：“女魔……小爷……”

云霄单掌外吐，奇劲集聚成一道气墙，来人扑至罡

气外缘，又被反弹去数尺，始拿椿站住，却是点苍门下的白衣少年，只见他面色苍白，嘴角流血，双目火红，敢情适才已受内伤不轻。

云霄一见又是他，当即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又是你这孩子，你适才骂我是女魔！哈…哈…那么我问你，你妈又是什么！你说！快说！”

说着，一步一步极缓慢地向白衣少年移去。

这一下，问得那白衣少年，结舌不知所答，瞪着血红双眼，如同着了魔似的，张口不语。

众人见云霄向白衣少年步步走近，于是，各自运动双臂，准备出手抢救。

陡地几声清喝，跟着飞起四五条人影，齐向那白衣少年身侧射去，原来也是五个少年，每人手抱长剑，含煞玉立。

云霄见白衣少年，尚未回答她的问话，又有五个少年同时扑至，似已不耐，当即一声清叱，喝道：“你们是不是都以为我是女魔，女魔！那么你们的妈妈是什么？说，快与我说！”

说完，驻步不前，俏目暴射冷电，不停扫视身前六人。

六个少年愣了半晌，倏闻其中一人道：“我们的妈妈是世界上，最善良的女人，你则是世界上，最可怕的女魔，你是女魔……是啊，你是女魔。”

“是女魔。”

“可怕的女魔。”

云霄闻听身前六个少年，都骂自己是女魔，说不出心中是什么滋味，反正包含了许多复杂的成份，一阵怨恨交织，冲击她人性的尊严，同时也掩没了她原有的母性仁慈。

陡然一声凄笑，吭声道：“我是女魔，女魔，既然认为我是天下最可怕的女魔，我就要杀尽天下男人，你们这些孩子，如今既不解人意，将来必不是好男人，留着你们，也必然会残害天下女子，好，我为了天下女子，先毁了你们这些小男子。”

说完，双掌连挥，拍出一股巨大猛烈无比的劲风，势若惊涛拍岸，向六个少年身前撞去。

她这一愤激出手，力道何止千斤，而且动作快如闪电，在场众人也没有看清，是怎么个作势，一时抢救不及，只听几声闷哼，六条身形，宛若断线的风筝，被震飞数丈之远。

众人一见如此情形，惊呼声中，同展身形齐向六少年摔地处落去，但他们尚未扑到，只见眼前黑影一闪，同时惨叫连声骤起。

众高手骤闻惨叫传来，惊愕之下停住身形一看，被当前惨状愣住了，却见那六个少年，满脸焦黑，失去五官原形，胸前则冒血不止，而云霄好似并未解除自己怨恨，面对那种惨状，也不以为忤，自在冷哼不已。

这种毒绝天下的手段，漫说身属九大门派的高手，看来急怒攻心，既是黑道人物素以毒辣见长，也远不及此何况那六个少年，均是自己的同门晚辈，如何不痛恨疾

首。

于是，忘却了云霄身具盖世武功，顿即暴喝连声，各亮兵刃，也不待悟尘大师开口，人影同时翻飞，齐向云霄攻去。

顿时，剑虹暴射，掌指劲风呼呼，构成万道光华，排成层层气墙，把云霄围得个风雨不透。

云霄一声娇叱，道：“我说过要杀尽天下会武艺的男子，今日就先从你们九大门派老老少少开刀。”

语音一落，展开其“万花舞风”身形，往剑幕掌影中欺进，素掌连挥，吐劲若潮，递招抬掌之间，只听到“当当”金器交鸣，兼或几声闷哼，但众高手也不稍示畏缩，只没有命地着着猛攻。

悟尘在此时，眼见各派高手亡命为总盟效命，也不得不加入战圈，当即长啸一声，身形腾高数丈，凌空挥掌，也向云霄攻去。

此时，倒是那娇美如花的少女——云霄之徒，清闲的俏立一旁，睁大了一双凤目，看着一群高手围攻她的师父，粉面随着斗场中的情况，变化不定，时而嗔怒，时而皱眉，时而惊讶，她面部上每一种表情，都显示斗场中有不幸的人，不是受伤，便是身亡。

她本想帮助师父，去打那些联手围攻的人，一则未经师命，不敢擅动，二则就情形看来，师傅尚能应付裕余，而且胜券在握，是以提剑立在一旁，静观变化。

她的眼睛虽盯着场中，而心中则想着不解的问题，以故，对场中的变化，已失去注意力，几乎是呆凝了。

倏被一声冷笑震惊了她的心神，当即凝神场中，她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原来所有的人已倒卧在血泊之中，怎么全死光了？她不禁为之动容。

云霄俏立一具死尸之旁，两眼紧盯着，正坐在地上痛苦的悟尘和那少女，他两人那种沐汗如雨，痉挛抽动的惨相，居然也使得名震江湖的杀人女魔，产生恻隐之心。

只见她收敛了锐利的眼神，放射出和善的光芒，朝着悟尘和那少女，右掌轻挥，随之弹出五条阴阳兼济的银色劲线，分打地上二人“百会”“气海”两穴，顿时悟尘和那少女，打了两个寒噤，便被解开了久已失传的“闭宫蚀骨逆血封穴法”，然后说道：“今日我网开一面，放你二人一条生路，并非我下不了毒手，只因你们一个是九派联盟的副盟主，一个则是年绮玉貌的姑娘，我不忍伤害你们，姑娘，可知假如你是一个妙龄尼姑，我也决不会饶你活命，也要像那几个老尼的死法……”

略顿，又道：“悟尘，你如果想要清偿今天百条人命的血债，尽可罗致你们各派高手，随时来桃花源找我，赶快走吧！”

悟尘立起身来，电目一扫遍地死尸，仰天长叹一声，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九派数十年联盟英威，竟毁于一旦！而日后将何以展颜武林？血劫，血劫，天意，天意……”

说至此，已是声抖音哀，老泪双垂，遂朝云霄道：“云霄施主，今天九派惨败，或是气数所至，只是你那种

毒辣嗜杀的本性，恐干天怒大失人和，老衲奉劝施主，悬崖勒马回头是岸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至于，清偿百条人命血债之事，日后自有人找你清算。”

略顿，又道：“还有本盟的“九鹤比翼令旗”与“玄天灵通宝玉”，目前本盟已无力索还，但请施主安为保存，勿使流露江湖，日后连同血债一并追还，后会有期，老衲就此告别。”

说完，朝云霄女魔竖掌一礼，侧首向那少女轻喝道：“莲儿，我们走吧！”

语音未落，阔肩微晃，宛如一只巨鹰，领先向溪边纵去。

那莲儿似由梦中惊醒一般，眨了眨一双大眼，望一望跃去的悟尘，朝女魔恨瞪一眼，道：“你等着，以后我会来找你拼命的。”

声音甫竭，娇躯一扭，展开身法，快逾疾矢向悟尘追去。

云霄女魔望着莲儿，如云雀般的飞去，轻轻一笑颌首不迭，但不知是爱，还是恨？

旋又向遥立林旁的少女，唤道：“纹儿，还楞在那里作什么？快点过来！把这些尸体化掉。”

纹儿走近云霄女魔，伸手接过一只红色玉瓶，美目在那些尸体上，扫视一遍，娇声道：“师傅，我们一下谋害这么多人，不是太残忍了吗？恐怕武林同道也不会放过我们，而且死的都是九派中的和尚尼姑，还有年轻的一辈，九派元气大伤，如此一来，真是有失人和。”

云霄女魔轻叹一声，道：“傻孩子，你哪里知道这段冤缘，他们九大门派，素以正宗武学自居，向来轻视其他各派，百年来操纵整个武林。”

云霄女魔接道：“只因当年，你师祖行道江湖之时，原是专惩那些淫乱之徒，有一次掌毙了崆峒与点苍的两个弟子，于是遂发动九派高手，到处追杀你师祖，后来，在武当山下被他们数十个高手截住了，经过一场惨烈的决斗，你师祖九死一生，才得逃脱活命，然而，她老人家却失去了一条左臂……”

云霄女魔，略顿一下，又道：“同时也失去了本门得自西藏拉萨阿呼拉宫，一块“玄天灵通宝玉”，上面用藏文刻载罕世奇学，你师祖誓心之余，必要追回宝玉，横扫武林，申雪复仇，于是，闭关重修武功。”

纹儿急道：“后来呢？”云霄女魔接着说：“后来，你师祖因求功心切，竟至走火入魔全身瘫痪，当时，即命为师继承她老人家遗志，岂知为师入得江湖，便遭受情孽纠缠，失恋之下一反常态，不仅痛恨九大门派，甚至移恨天下会武的男人，皆因为师脸上这条疤痕，是由此而来的，于是，仗剑两道，阴毒嗜杀……”

纹儿又插道：“那您为什么连和尚及尼姑也不放过？而那块玄天灵通宝玉，又是怎么追回来的呢？”

云霄女魔轻笑一声，道：“傻孩子，和尚根本不是好东西，明地吃斋念佛，暗地则贪荤荒淫，再说尼姑，她们既不男人，又不女人，装着一付菩萨相，看来就讨厌，而且为非作歹，不杀留着，岂不是一群祸害！”

顿一下又道：“而那块宝玉，是为师在一年之前，夜入少林寺藏经阁取回来的，同时也把他们九派联盟的令旗带走了，反正以前与今天的血债，总是一段不可了的恩怨……。”

言下也似不胜感慨，纹儿对这些事，也好像兴趣非常浓厚，于是又问道：“师傅‘灵通宝玉’在少室峰那么久，宝玉上面的奇学，怕不被他们全学会了！”

云霄女魔笑道：“天下哪有那么容易的事！我不是说，宝玉上的武学，是用藏文刻成，她们谁会识得，而且文理精深博奥，也非一般略通藏文之人所能参悟的。”

纹儿顿时满脸失望之色，道：“我们谁也识不得，要它何用！”

云霄女魔接着道：“传说江湖中出现了一个天生异秉的少年，不但武功绝世，而且精通汉满蒙藏文字，只是这少年鬼出神没，飘忽无踪，目前不仅为师已令各洞主放线采探，同时尚有白蟒会，五洞盟都在追查那少年下落。”

纹儿深感怪异，天下那有这种人！于是问道：“那少年有那等文才武学，岂不成了一个奇人！师傅，您老可曾见过他！是个什么样儿。”

云霄女魔见纹儿缠问不休，当即嗔斥道：“鬼丫头，你是不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？已然告知你许多了，待问怎地还不与我用‘化尸粉’，把那些死人处理完毕？”

纹儿平日虽受女魔钟爱，但一见女魔生气，却乖乖地不敢吭气，当即轻哼一声，身形陡地凌空飘起，真似

一只美丽的蝴蝶，一身红色罗裳在银晖之下，份外显得娇艳漫妙。

只见她娇躯翩翩，玉手虚空轻扬，霎时间，已在那大片倒满死尸的上空，绕了数个圈子，而且脚不沾地只借下落的花瓣，点足托身，真是轻盈已极。

少顷，化尸粉弹毕，她凌空挥臂扭腰，似一只乳莺，又飞投至云霄的身畔。

而那几十具死尸上，则已慢慢冒起白色轻烟，一会由一丝变成一圈，随之氤氲成大片白雾，已看不见地上尸体，只见烟雾升腾。

云霄女魔见满地尸体已然飞化，侧首向纹儿望去，却见她睁着一双凤目，瞧着烟雾怔怔出神，女魔不由暗笑，这孩子太纯朴了。

于是，伸手一抚纹儿的脸蛋，显示非常亲切，道：“傻丫头别发呆了，时间已不早，我们回去吧！”

说罢，牵着纹儿的手，也未见如何作势，足不点，肩不晃，身形平空倏起，竟如飘风一般，快速的绝伦，向林内射去，转眼之间，已不见踪迹。

此刻，这桃花林畔，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。

然而，那烟雾升腾之中，却幻现百缕冤魂，沥血含恨的虚空袅荡……。

黎明，带来漫天绮夏，泛涌灿烂晖芒。

春露凝野，落英遍地，桃花源在凌晨里，便已洒露出少女般的风情。

昨日，那血和尸的污迹，只留下一片淡黄色的印痕，